

新作聚焦

张梦阳鲁迅传“苦魂三部曲”之一《会稽耻》

不同流俗的价值、意义与旨趣

□李林荣

张梦阳的《会稽耻》是他正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的第一部。想起三年前,头一次收到他寄来《会稽耻》开篇部分的初稿那天,恰好有朋友来电话,提及梦阳先生正发愿倾力,为完成《苦魂》而苦苦拼搏,同时,也听到转述旁人对此的观感:那是走火入魔了吧。不错,就我以往领教,见识过的几位作家朋友来看,每每炽情所之,做起了“创作梦”,燃起了“创作欲”,都得焕发出“一不做二不休”、“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绝气概,一经动手开写,则又必显出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魔幻。不疯不魔,不成活,这不光是梨园行或演员们才讲求的经验和规律,更是所有从事艺术创造劳动的人都理应共守的一条准则、同跨的一道门槛。

现在,扎实实的一部《会稽耻》新鲜出炉,捧读在手,感觉沉甸甸的。作为它的老读者,我目睹过它从最早的电子版初稿,到后来的打印本修订稿,再到校稿和样书,一路走来步步为营而又稳扎稳打的各种面貌,深知它在诸多细节上是屡经了不厌其烦的打磨,也能明白它在总体布局和基本格调的安排上,有形无形地承受了怎样的一些制约。但这些,都可暂且不论。因为《会稽耻》别有它不同流俗的一种价值、意义和旨趣,值得读者给予特别的珍视。要说清楚这一点,当然得照赏析作品的常规,从它的写法,由表及里地谈起。

再度通览全书,还是跟始读初稿时的感受同样,觉得梦阳先生着实是受《红楼梦》影

响殊深,对工笔画式的叙述、描写追求格外执著。这倒是和凸显在作品里的主人公或者说是传主鲁迅的小说惯常路数正相反,可也好,鲁迅本人的自我表达和艺术呈现多取白描和勾勒一途,素净、有力之余,未免失之疏简,既然鲁迅身后有关其人其文的各类文献史料的搜求、累积和钩沉、索隐,早已到了涸泽焚林、叠床架屋、密集过度的地步,那么,今天也总该有既有心又有力的人抽身出来,对这些局部上纤毫毕现、细切入微,总体上却纷繁庞杂、头绪万端的鲁迅学材料,做一次通盘的归置、全方位的整合,去伪而存真,推陈而出新,进而据此构造起一个脉络生动而格局详备的鲁迅生命历程的活泛场景和立体模型。

梦阳先生专治鲁迅研究30余年,力倡鲁迅学,用一系列厚重的编纂、著述成果,不断拓展、营建涵括中外古今各家各派鲁迅其人其文研究结论的宏大知识体系。在《苦魂》动笔之前,这一知识体系只能停留和局限于学理范畴,依托于学科框架,枯燥而又僵硬。尽管鲁迅其人其文,本来既不枯燥,也不僵硬,但作为知识和学科的鲁迅学,却不能不枯燥,不能不僵硬,否则,它就得从一派枯燥且僵硬的知识与学科的丛林里被挤出、被放逐。

素喜散文写作,熟谙创作乐趣,这学术修行之外的另一面的笔墨生活情致,使梦阳先生早早地准备了一份从他钟情已久的鲁迅学的天地里实现“面壁十年图破壁”的潜在爆发力和自觉方向感。只不过鲁迅其人其

文过于丰富过于复杂,鲁迅学的天地也过于疆域辽阔、壁垒森严,十年的面壁是远不够的。如梦阳先生自承,《苦魂》全书的构思,起于他初涉鲁迅研究学术殿堂之际的上世纪80年代初,暗暗漫漫,历时近30年,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尽,才终于清晰定型。

《会稽耻》定稿出版后,谅必还将像它定稿书之前一样,依作者精益求精、慎之又慎、自我苛求、渺无止境的态度,而再经多番力臻完善的润饰、订正。但即以目前初版的情状看,它已尽显梦阳先生身为当代鲁迅学通人的功底。书中资料处理的绵密周全,细节爬梳的条理精准,让鲁迅研究的行内人读来,有如鲁迅家世背景和早年生活研究大系和史料大全一册在握;让一般读者读来,则易有浩繁史料如盐融水、艰难考证化影无形的轻松感,所以如此,惟因流畅的描述、铺陈,悉由坚实广博而又取舍得当的事理根据牢牢支撑。仅此一端,《会稽耻》就一跃而站到了寻常的鲁迅传之上。这首先并不是说修辞学意义上的技巧运用造成的区别,而是作者本身在掌握鲁迅其人其文两方面的相关资料及学术考辨成果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上,存在实打实的硬功夫差异的体现。

若论《会稽耻》最大的特色,我想着力推

重的,就是这一点:它实际上对近90年来中外鲁迅学发展所得的可靠成果,展开了文学化、生活化和历史现场化的有序陈列与有机组合。并且,它的文学化、生活化和现场化,又没有流于时下习见的一路历史小说或传

记文学那样的敷油彩、加佐料、撒花瓣的“戏说+演义”的俗套。看似纯属虚构的一些次要人物和旁支情节,也多与作者想要传达的种种针对着有关鲁迅成长和生活的第一手史料及鲁迅作品实证而来的深入阐发紧密联系,换句话说,这些填充在主干史料和文本实证之间的小人物、小细节,既是增进阅读趣味的必要点缀,更是作者为诠释作品内的大人物和大事件流转、变迁的远近因缘,而特意设置的饶有寓意和韵味的活道具。它们弥漫在作品主线外围,把传主的家世居处和遭遇际遇的大背景、大环境,烘托、映衬得纵深有致,烟火气和民俗味十足。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讲,《会稽耻》中的史料、文献的纳入、选择、组织和化用,显示着作者学术上的硬功夫;而《会稽耻》中穿插、生发的星星点点的虚构和想象,显示的是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情感感悟来熔冶、升华自己的专业学识和理性认知的才气。与前者相比照,这才气当算是一种软功夫,它不仅关乎学问,更关乎人生。一部耐得住多读久读的历史小说或人物传记,必须而且也应该是它的作者善用巧劲,以柔化刚,以刚济柔,刚柔并进,软硬兼施,朝我们读者内外两面、理智与情感两层同时发力的一部有质有文、蕴藉充沛的丰盈之作。

《会稽耻》已展示出了这样的气象。我期待《苦魂》三书的后两部——梦阳先生此刻正在力耕的《野草梦》和随后就要着笔的《怀霜夜》,也都将带着这样的气派,沉着、从容地相继问世。

创作谈

我进文学研究所之前,虽然对文、史、哲都充满浓厚的兴趣,尤其爱读鲁迅著作这类深刻厚重的书,喜欢穷根溯源的哲理探究,但主要偏重于创作。在有“文学家摇篮”之称的北京二中,亲聆散文大家韩少华老师手把手的教诲,受到得天独厚的情思熏陶与辞章锤炼。20世纪70年代又在著名导演和表演艺术家田成仁先生指导下,由我执笔,与一位同学合作,创作了大型话剧《县委书记》,写的是县委书记肖纯与他的女儿肖雪的凄情故事。尽管由于时代原因,最终没有成功,但经历了一场异常严格又极端紧张的“魔鬼训练”,打下了从生活中提炼冲突、设置场景、铸造对话、塑造人物的基本功。1979年在林非等先生的艰苦努力下,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受到非常正规、系统的鲁迅研究学术训练,有了专心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学术环境。可惜的是没有时间继续创作了,但仍“野心不死”,总想把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写些东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萌生了创作文学长篇小说体鲁迅传的想法,注意积累素材,默默冥想,一边做中国鲁迅史的枯燥工作,一边构思关于鲁迅的长篇小说。鲁迅著作及其生平的所有史料不断在心中“烟熏”,“发酵”,着,仿佛陈年老酒一样,埋藏的年头越久越是醇厚。2003年《中国鲁迅通史》完成后,正式开始了《苦魂》三部曲这项雄心勃勃、惨淡经营的生命写作。2007年12月底的一天,经过多年的“烟熏”,百万字的《苦魂》三部曲突然从我脑海中喷发出来,有点像火山爆发的势头,三部曲中的各种场景、氛围、细节,鲁迅和他周围人物的笑容、微笑、行动举止,宛如彩色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浮动。自己也好像走进了东昌坊口当年的古街、酒店、新台门的大院,和少年鲁迅以及他的父母、兄弟、亲戚、友人生活在一起。我激动不已,有一种回归文学绿野的快感,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三部曲全部敲入电脑。然而就在这天子夜时分,长期超负荷的心脏终于受不了,深夜心脏病发作,被送到阜外医院抢救,但我拒绝做心脏膜置换手术,怕麻醉以后把《鲁迅传》的构思忘了。病危之刻,连心爱的女儿、外孙女都放得下,因为她们已经在美国家定居,生活安定了,可就是放不下《苦魂》。《苦魂》就是我的命!没有写出,死不瞑目!

经过疗养,身体有所好转,又与生命赛跑了3年,终于写出了近30万字的《苦魂》三部曲之一《会稽耻》,描述了少年鲁迅从祖父科场案、故家落到了父亲去世、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直至赴日留学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轨迹,已经呈现全书的规模与格局。

鲁迅的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如果写全的话,可以分为很多部。我最初构思的时候,归纳出了八个点,但倘若像记流水账那样平铺直叙,会卷帙浩繁,难以完成,读者也很难读下去。经过反复考虑,全书选择鲁迅一生的早、中、晚三个蕴涵诗意图又矛盾集中、较易编排故事的“景点”,分为三部曲:

《会稽耻》,以绍兴鲁迅少年时代从小康到困顿的坎坷经历为主线,写他从祖父科场案到离开绍兴,“走异路,逃异地”到南京求学的历程,展现晚清中国社会的腐朽、没落与鲁迅的精神成长。

《野草梦》,以北京鲁迅中年写作《野草》《彷徨》时期,包括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与许广平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写他从在宫门口西三条“老虎尾巴”撰写《野草》首篇《秋夜》,到携许广平南下的经历,展现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文人心态。

《怀霜夜》,以上海鲁迅晚年与瞿秋白的友情为主线,写他从惊闻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到营救、怀念直至逝世的过程,展现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历史画面和各色人物的社会众生相,以及当时革命者复杂的内心世界。

以当时的主体故事为中心展开广阔的社会画面与人的心灵世界,之前的事情用插叙、倒叙、回叙、自叙、梦境等现代手法嵌入。

《苦魂》三部曲创作的基本原则,与现在创编历史题材影视剧所提出的口号相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力求艺术地再现鲁迅的真实原貌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绝对不能胡编,更不能说谎。故事主干必须严格遵循历史真实,做到言必有据。为了文学的需要,枝节部分可以适当虚构和调整,但也必须合理。有的朋友认为既是小说,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情节的传奇上,没必要如此“较真”。我不同意,认为小说重在“细密真实的生活质地”(张爱玲语),看重其中所包含的“一种背景、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一种永远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的精神存在”(古耜语),而不是情节。我之所以这样缜密地考察鲁迅和周作人的历史真迹,就是为了能在《苦魂》中一心一意地“摆事实”,尽最大可能去还原鲁迅当年是怎样“过”一个又一个日子的,竭力显现“生活质地”。因此,也必须细写绍兴等地的各种风俗,鲁迅的形象恰恰是在这种风俗描写中被熏染出来的。

《苦魂》三部曲向住的境界,是以最高的艺术标准要求该书,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有文学性,使读者读书时如入其境,产生如诗如画的艺术感觉。追求的美学风格是深沉、醇厚、凄美。这就是我所向往的艺术韵味。

因此,如何既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又有文学艺术的虚构,使之富有文学性,就成为《苦魂》创作的最大难点,有点像“带着镣铐的跳舞”,“费力不讨好”。

对我自己已经出版的书和文章满意的很少,总感到不足,须继续努力。但《苦魂》三部曲之一《会稽耻》也有难得之处:一是从来没有一部关于鲁迅的书如此详实地细写精描过鲁迅的少年家事和他所处的晚清历史环境、绍兴民俗、乡土风情;二是写了少年鲁迅与表妹琴姑初恋的真情,如《冬雨》《春雪》《慰藉》《无言》等节,富有诗情画意,堪称凄美。但没有“过”,没有写成爱情小说,适可而止,最后落实在“救中国”上。因为当时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哪个党派、什么主义,出发点都是“中国要亡了,必须奋起救国!”三是把鲁迅当做人来写,没有把他当成天降的“圣人”。他有很高的天赋,但却是从从小康坠入困顿的途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在困惑中博览群书,刻苦自励,逐步成长起来的,并非生来就是“先知”。鲁迅的是在苦难中煎熬而成的“苦魂”。

我生命的结晶

张梦阳

看小说

盘索《草人儿》

伦理的困境

男人外出打工,困守乡村的女人该不该拥有、该拥有怎样的“性权利”?盘索的《草人儿》(《上海文学》2012年第2期)揭示了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之下出现的伦理困境。盘索的文字精到、准确,时而的一丝诙谐透着一点主人公自虐式的无奈,在短短的篇幅中迂回腾挪、游刃有余,把笔触伸向了人物最隐秘的下意识中。“我”发现了自己的媳妇与一个乡村变电所里的电工有染,便“抽冷子”回家,打算摊牌。在这个过程中,“我”除了与其对质,更重要的是,要在道德的高地上居高临下地羞辱对方,以获得某种复杂的心理平衡:“我”“鬼串门儿”般潜回家、捡起几颗石子儿砸进自家的猪圈、对着猪撒尿、踢院子里的杂草……这一系列动作和细节把人物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令人思索之处是“媳妇”的反应。她并无“丑事”败露后的意外、惊惶和忙乱,也不打算“低头认罪”,反倒理直气壮地追问“你如果说我是人不”,并鄙夷男人们找小姐的事情满大街宣扬却“不以为是丢人勾当”。在这样的追问之下,她找的是“人”,是“灵”,“我”反倒只剩了“肉”,这令想要高举道德大棒的“我”相形见绌,不由地溃败下来,“火气”开始变成密麻麻的心事”,一下子失去了咄咄逼人的攻势。结尾处,“我”蹲在高处,远远地“抽烟,看我的家”,充满了无奈和眷恋。

王威廉《第二人》

符号的暴力

现代生活充满了各色各样的“符号”。王威廉的小说《第二人》(《花城》2012年第1期)以一种哲学的高度审视了“脸”这个特殊的符号,在曲折、别致、看似荒诞的情节中进行了一次思想的跋涉。“我”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劫持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一废墟电影院里见到了幕后的操纵者“面具人”。原来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刘大山,因为被汽油烧坏了脸,自小便有一张彻底毁灭了的、狰狞如恶鬼般的面容。正是凭着这张脸的“威慑力”,刘小山一步步飞黄腾达,成为一个亿万富翁,拥有了产业、豪宅、私人飞机等巨额资产。“恶”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他因此对脸的威慑力深信不疑,并概括出了“威慑性滋生恐怖、恐怖滋生权力、权力带来财富”等一套“人生逻辑”和“哲学”。然而“没有人能够抵御住这张鬼脸带来的恐惧与丑”,包括他自己。他陷入了极度的空虚中,他需要有人做第二个他,便精心策划了这场劫持,用巨额的报酬加暴力让“我”毁容,以真正理解他、理解“脸的涵义”。在最后时刻,“我”突然想起了虎德的诗句:人群中幻影般浮现的脸/潮湿的黑树枝上的花瓣。与魔鬼签署了条约之后,“脸”究竟是“坠入深渊”还是获得了新生?这个匪夷所思的结局以一种现代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对生活的玄思和诘问,也是对恶的力量的隐喻性反思,小说中充满了剖析与反讽的叙述。

(刘凤阳)

短评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至今心潮难平

——读黄亚洲长篇小说《雷锋》

□鹤 珑

虽然,早已知道人物的命运与结局,也早已了解作者的构思与文笔,然而,当我第二次阅读黄亚洲的长篇小说《雷锋》时,仍是被深深打动。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至今心潮难平?”黄亚洲如是问,我也一次次这样问自己。生命像流星,太辉煌又太短暂;天妒英才,美好的事物总是无法长久……不错,这的确让人感慨,但是,让读者始终揪着心,合上小说还放不下,还久久思潮翻滚的,恐怕就是另一些东西了。

一直以来,雷锋在我心中只是一个符号,与“乐于助人”这个短语等同,然而直到翻开黄亚洲长篇小说《雷锋》之后,这个符号才渐渐地站立起来,丰满起来。我能感觉到书中主人公的呼吸心跳,雷锋的热血就慢慢在我血管里涌动起来。

说来奇怪,雷锋究竟有啥人格魅力?不就是抹抹桌子扫扫地倒倒开水吗?这些琐碎小事,他竟能做得令全民感念?

作者在书中全部的描写,也离不开这些琐碎小事,因为作者无法平空给雷锋添加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也就是这样的琐碎小事,让我们读得心潮澎湃、热血贲张,这就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刻画人物方面的功力了。

最能感人的细节,最能伤人的也是细节。生活与艺术都一样。《雷锋》一书能把读者的心越揪越紧,也许就在于那些生动感人的细节。那细致入微的刻画,点点滴滴渗透,直至把雷锋渗进读者的内心与灵魂。这恐怕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请看雷锋在一次抗洪救灾中的表现:此时的雷锋因为前不久在大火中救人严重扭伤了腰,被排长强行架开,让他到广播站唱歌给战士们鼓劲,不幸的是,广播线断了。独特而典型的雷锋脾气又来了——他做这些事时从来不用心思考,毫不迟疑。大坝管涌时,他就变成堵住水喷的沙包;大火蔓延时,他就变成扑火救人的灭火器;电流中断时,他就是一截接通电流的电线……书中,雷锋时不时会冒出一句:“我的生命是解放军、共产党给的,只要党需要,祖国需要,我一定挺身而出,不怕一切困难和牺牲……”他懂得感恩,不必说这是6伏的低压电流,就是220伏的高压电,只要能有助于抗洪,有助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至今心潮难平?”心底装着所有的人,惟独没有他自己。这就是雷锋。所以,他即使在县府里送送开水,也能把情意送到大伙儿的心坎上。雷

锋是天在做诸如“抹抹桌子扫扫地”这类小事,但又远不是“抹抹桌子扫扫地”这么简单。他用他对新社会的感恩之心、对人民的热爱之情,全身心地做着这些在别人眼中不值一提的小事,所以总能在小事情中做出雷锋特色,做出不平凡的功绩。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至今心潮难平?”生而为人,离不开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一般人都会遵循的生存道理。如果一个人,从不索取,只知奉献,无穷无尽,为所有人(除了敌人),那他几乎就是一颗像太阳那样的恒星了。而这颗恒星,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的光和热就通过那点点滴滴的琐碎小事散发,让周围的人们温馨,让整个中国温馨,让中国历史温馨……所有这些,叫我们如何面对他的突然陨落,而不痛哭失声?

雷锋每离开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父老就有剜心之痛。作者着力地描述了这种痛,而这种真实的痛,望城县的张书记与班主任、团山湖农场的孟场长与陈师傅、鞍钢的白主任与李师傅等,都有切身的体会,而弓长岭矿的厉书记与陈股长为了挽留雷锋,甚至把他的档案都给藏起来了!但是,他们都没有留住他,雷锋听从祖国号召,奔赴艰难的意志,是谁都无法动摇的。

最后一次挽留他的,不只是他家乡的父老、农场矿区的同事和领导;也不只是他的战友,抚顺军区的将士;也不只是抚顺市西部医院和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医务人员;甚至不只是当时的中国民众……很多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接工程十团党委: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运输连雷锋同志发生重大事故!……接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沈阳军区工程十团运输连雷锋同志发生重大事故!……接沈阳军区政治部,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接抚顺市市委办公室……接抚顺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所有人都恨不得时光倒流,插翅飞到1962年的8月15日,那个不幸的早晨,一起把雷锋挽留!

这个“不幸的消息”中,雷锋没有任何头衔,只有亲切的“雷锋同志”。真正的英雄不需要头衔。

“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至今心潮难平?”每读一遍黄亚洲的《雷锋》,心灵就经历一次洗礼。《雷锋》在这个时代,在许多读者眼中,是一种更贴近生活的信仰。因为,雷锋,或许每个人的心头都住着一个,只要你努力,他就会在你的生活中静静地闪烁。

2012年第二期 总第五百九十四期 目录
下半月刊 (诗书画)

二〇一二年第二期 总第五百九十四期 目录

力作快荐 白衣苍狗(中篇)……季栋梁
小说窗 登陆(中篇)……周绍义
花海子没有花……孔令仁
70后VS80后 寻骨记……牛红丽
铁骨铮铮(中篇)……宋小词
那一刻,只想对妈妈说“对不起”……赵政
飘忽的记忆……龙志毅
千年女儿世妆……郭梅
虚度的真实……吕布布
夜别……阿毛
我有雨滴一样的安宁……云水
文化强国与文化创新……王岳川
文学身份与中国价值……时胜勋
从形式到行动:草台班剧场空间的社会表征……周涓
社会剧场……赵川
我眼中的港澳台小剧场关键词……疯子
双稿酬。欢迎投稿,欢迎订阅。国内代号:66—1。国外代号:M57。主办单位:贵州省文联。主编:李寂寥。电话:0851—5869611。定价:12.00元。邮箱:shanhuaqz@vip.sina.com。地址